





農丈人文集卷之二目錄

頌三首

海路清夷頌贈巡海使者丁公有序

廉吏頌贈明郡守張公考索有序

開府劉公新置寧波府暨五縣儒學學田

頌有序

紀事一首

之桐紀事

記四首



游九華山記

重脩提督操江都察院記

大雅山居記

日省軒記

農丈人文集目錄卷之二

農丈人文集卷之二

古鄆余寅僧果著

頌三首

海路清夷頌贈巡海使者丁公有序

夫海浩極天宇斥遠諸夷貊使鄙於有截宣是奠  
我皇夏萬葉不翅已迺

今天子在御之十有九載孽夷方白古登挺刃  
弒逆蹠血諸島橋憑凶燄潰涎於朝鮮之圜其  
王奔跣哀籲



皇帝赫怒命大帥勦平之事且旦夕效而之孽  
淫醜蕩滯且將沸其腥穢以禍我兩浙嘉靖間  
浙中夷特甚自我於越以及三吳七閩被重螫  
歷八載乃靖於是是年秋

上若曰吁是其喙不祥既有徵於樂浪其以丁  
某徃備兵東徼稱巡海使者使者至蚤夜竭作  
十慮餉五慮兵浚陞益制械太造蒙衝比於橫  
海下瀨無慮數十百翼曰汛至宜殲之外洋於  
是戍大者扼陳錢其次華瑤馬蹟大衢霍礁蓬

渤諸要害無敢易地於是巡海使者大盡燦日  
巨艦蔽壑水軍結轂角以外而陸若櫛比以無  
萬一於虞也猶以不翁何綜不淵何洪是故恭  
躬而穆思睹隱而聽卑體葑菲之雅心念駿骨  
之往事延見方剛之菁士財擇扼腕之忌說若  
夫技擊矯捷機關積習竒思出尋常繕三甲七  
札之利者無勿羅之戲下其大蓋自天恢之於  
是今年六月汛解諸將士歌舞歸其守次寧人  
士沛然大歡使者果靖吾土矣或曰抑云爾焉



而頌夫海功豈必使波朱殷使嶼紛燐使舳艫  
與敗鱗披逐乃為快邪羊斟子睨赤烏何難一  
搏及武庫繼之告江漢寧而已日邏者報警使  
者按劍而詫吾軍若虎落布藩間奚隙之乘是  
誰使闡入邏可斬也已而果大謬今西北邊款  
事竣大張樂稱慶謂今年百不憂其費不貲以  
為常若獨吝一幘幘不紀厥成何居於是前一  
月之晦使者誕辰郡黃丞某施張兩別駕某某  
張司理某屬某贊觴夫贊必海事焉遂作頌曰

蠢彼維苗在堯舜之朝鼓其彭蠡燹然放驕匪  
繫荒之微亦有萊酋來爭營丘仇師尚父又值  
盛周嘻歎夫孽鴟張豷埴穢亂國常敢行草竊  
禍首玄菟震驚天闕乃羣獨獫狁及東粵  
皇帝相視豪雄疇為我作墉以屬我公大勩於  
東府庠若峙元伍悅喜軍其阨塞大信不徙晝  
講戶牖夜不敢嬉始時怯商吳颿絕維已又怯  
漁束網委碕公悉蠲只畏鬼何為萬人祝海為  
公福池赫赫慮無威在其壘迄無獷暴彌數千



里既褫其神亦罷其耳公之未視師命懸其天  
公既視師其藉百全貽我綱紀何殫歲年嗟此  
民愚請天無繫曾未幾時公還交戟何日幸對

廉吏頌贈明郡守張公考宗

有序

嘗觀唐虞之世嶽牧濟濟元愷布列祇以惠采  
艱乂取於熙載未聞以廉名者夫其后辟勸率  
豈不云厲而卒不及於緇涅當是時太陽在御  
暉光貫於紫庭百執事交抒精白媚茲一人烏  
有暗於大貞而喜於微薄若硜角者之為邪柰

何周公作謚而始號於天下曰節廉其惟自克  
夫震耀一世之事難而當身之事易人莫不曰  
言辭言濯吾自躬耳夷考其素絲去之何啻千  
里夫帷房何必不帛廐何必不粟園何必不葵  
朝何必弊車羸馬第宅何必湫隘世固有用物  
弘而取精多者我何獨不爾然乃爾爾豈其性  
之抑或其志力之所自勝也故廉可能也克為  
難夫克固所以為廉也若吾張郡公其產固無  
諸國人而抑其所矯厲豈獨標表於無諸抑或



海內難兩乎夫古人所克畏不在大不在白晝不在明廷廣衆一冠幘之微布被瓦器之陋斬芻執爨之賤即或選受一錢與一番戔心常自靖意常自宛是公之日迹也夫邑有近錦綺琛琲者矣有近文犀大貝南金者矣土也鄙然何擇於吾土與不吾土哉百里髓腴千里麗密何嘗不繼屬而至彌近之而彌遠之是公之彊執也夫號養養誠帝世也苞苴亦三王時也此亦不諱之朝之所恒有也戴勝既集其其既孰誰不

出沉入涵滿心為快公初令吳興已倅楚又倅越已守婺今再守吾明蓋二十餘年所矣彼夫席與褥不過幾歷寒暑輒又失其故吾公不敢改為也由是言之獨晏平仲之裘可以壽公故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又公之自盟無他以也於是娶女與老尉之政總之三載稱竅矣諸屬邑翁令憲祥顧令言樊令穀倪令甫英聞余言而避之曰懿綽乎語盛矣顧烏可無頌寅乃拜手稽首為之頌曰峩峨百城誰濯



厥靈殷薦之上帝丕振德馨維漳南土秦英之  
府作牧於明寔廓我宇我宇伊何博大不苛厥  
守伊何與玉并瑳世人謂細我獨不翳白日行  
天徹於四裔謠誦在吳景光又楚越之東西我  
什得五音

皇帝下問察在九陛九陛曰嗟且爾吉悌政有  
首德百美歸其族天祐海民繫鑿斯獨乃知國  
寶廉儉為尊凡百有位敬聽頌言

開府劉公新置寧波府暨五縣儒學學田

頌有序

古者無學田蓋田皆井授是故即閭而塾存即  
族黨而庠序存所謂鄉三物業業乎盛哉固不  
出耒耨間非群郊野之子弟而別養之也迨漢  
興而士農判矣忙者至聯頃陌多蓋藏而士妻  
不能給朝夕乃或傭賃不憚執炊烹之役瓶之  
罄矣維壘之耻抑亦有司者為之計未周也

國家造士酌用古哲王之制貢之有數餼之有  
數不餼即不為數他日食祿即不數而今日實



即不可勝數是以觀風者廓然寤歎大嘉賚於  
黌宮於是御史中丞任丘劉公開府浙上六年  
矣思所為策勸掖俾之壹志懋力克底於大  
成而輝光皇路爰斥少府贏羨令郡及五邑置  
田有差漢人嘗誦吾夫子布衣養徒三千夫簞  
瓢屢空決踵露肘如鶉褸結自高第弟子率不  
免焉胡云能養也蓋戰國游士借之以晃耀王  
公大人之前陰圖滿意至鄒子輿輒侈然自命  
曰輔世長民莫誰若也從其徒數百人車數十

乘游行王侯間子輿有英略能傾動一世之人  
是故齊王使人謂子輿吾欲中吾國而授室養  
其弟子萬鍾由是言之養士宜如何云者漢而  
後世主苟不鹵莽厥政率亦有新樞心其非恒  
制或賜錢萬或錢千其若不得已而設處或以  
牧場或浮圖絕產或以戶絕田及餘糧獸山堂  
纂謂宋寶元間詔許明州立學給田五頃漢武  
帝銳情勸教詔所在立學獨吾郡至宋始名鄉  
校邪惟給田若博士弟子人人有世業歲歲逢



年迄今山寺猶存郡庠糧額豈遺澤猶未泯邪  
故茲典一見於寶元詔書再見於今開府公下  
牒於是郡丞黃君某司庾巫君某某司理何君  
某某以為盛烈不可無頌屬實記其事赤仄以  
緡計郡庠緡百購田如千畝鄞慈谿緡壹視郡  
購田如千畝奉化定海象山緡視郡什之六購  
田如千畝具有籍迪矣六校之士其尚祇承德  
意厚自矜奮毋惱於匪彛為斤藻羞頌曰

皇帝二十有九載穆精尚宸沛自自善敷德於

衆兆民上公承之益殫乃神覃厥萬倫既恢之  
以籌略又緯之使細煇顧是美祿土之藏寶號  
曰上珍孰是孳孳而食斯苾苾浙亦大矣既膺  
且繁矣抑適遭罹有百其艱遼左以徼我黔蜀  
以敷我於是時披厥腎腸無敢不苦辛綏我海  
嶠無敢後巡秣戈禡燾輔征不庭無敢不徇夫  
遠者具瘁不及邇於勤力非不足而儉於冠紳  
何以告恣信之九閹故曰誰發瑞光於彼高岡  
誰揚龜采於彼璇淵政寔有大經智者鏡機仁



者創功

帝德光天被我海濱宜是惟馮藉上公之寵靈彼  
氓也鄙肅拜稽首望茲德聲

紀事一首

之桐紀事

余既畢使事之日為歲甲申三月丙申即取道  
長興為桐城之役桐城者座主吳非菴先生所  
產邑先生守杭郡之年為隆慶丁卯錄余棘闈  
中余時操技不習諧儕輩大不謂然猶岝然自

喜負固不肯下是日先生手余文而喜以謂直  
拍使者蒲坂王公為前置余第一遂獲廁賢書  
夫以余之襍襪不能通曉世事獨行一意以與  
日構以為我蓋不負初盟而不知世之騰譙固  
已滿腑溢頰何恆乎甘心焉乃猶執護不悛詩  
有之風雨如悔鷄鳴不已則其為文大都可想  
見已而先生固亟錄之果若乃者是引一蠶人  
為國家隱疹也方且以為白日何速青天何  
遲兩人相視不覺微笑若先生可不謂知己哉



已先生由郡守備兵江右已叅粵藩為觀察長  
未幾改汴轄先生固前病抵家病遂不起時丙  
子冬余以試事上公車前桐城令侍御李君子  
靜言之亟欲走哭而窮羈我迨庚辰幸竊一第  
為都水郎而官羈我昨歲奉

上命有事吳興乃得以其暇從舟行四十里丁  
酉至四安鎮唁武進令孫應章外艱訪孝廉許  
國華俱同年明日迤西陸行五十里至廣德州  
州守同年陸元白偕其判吾鄞聞某州掌固同

年黃文煥俱來顧已就元白夕明日某某送余  
祠山祠山祀張真君嘗扈我

高皇帝天兵過之留題焉伏讀之有高臺近斗  
當空出老樹如龍挾雨還之句因與二君竊歎  
草昧初萬務勩勩格律乃爾雄綴非聖性者胡  
能是乃恭和之就輿去七十里宿其郵為建平  
之十字舖是郵東距州西距宣城南距建平道  
里均建平自度遠不能應過客請以其需各半  
之歲輸州若縣令候者勤往者毋勤來者當路



躡其議行之明日九十里至宣城余茲行脩余  
之私志止假輿從行無敢溷諸君故詔使所得  
徵發者悉寢不用而宣城陳令君以余假宿張  
睢陽祠中輒以庖從又筵之悉謝去而獨吾鄉  
徐君別駕呂君司理不聽謝以明日之卯就焉  
無何真州李孝廉季宣刺至即擬假之卒三爵  
而起則季宣已他之遂唁詹客部外艱客部嘗  
為奉化令余之先故其邑子吊沈君典太史太  
史豪舉即不識面生平固竊嚮之九十里至南

陵凡三涉江窠後名青弋江皆通大江自頃三  
百里登頓山阪多墳隰寡水泉民間鑿田為汪  
以備穡事陂陀至南陵始以有江江砂礫善走  
尤於滂也宜水大來時高可三四丈恃圩為障  
往者圩盡壞無以禁水田悉汙萊災民相剽為  
盜同年沈執甫來為令首興築親行勞來自青  
弋五十餘里百姓無不鼓舞趨役者垂成語田  
畷可稼矣稼畢水大至圩之不沒者七寸令君  
惶急靡神不禱卒無恙迄今四稔化灌莽為沃



壤易赭衣為良農事固在為之耳是日稍疲遂少憩乙巳祭南陵迤西南行二十里過峨嶺不勝靈靈下人盡沾濕逾午益大又四十里宿陵陽明日八十里至青陽又明日四月朔行二十里雨霽不止又二十里至五溪而甚避之亥夷堂登望華亭陰雲翳密不見九華作何狀稍晴又四十里未至池問齊山登馬而魯令君強余入乃舍近郭民家太守廬陵劉公來顧令君與郡掌固余同年蔡以立來顧遂借太守樓船

渡江明日偶覩中丞柯公綽楔公故守吾寧嘗賓吾祖木堂府君鄉飲酒因訪其家見其季子與三孫遂蒞舟四十里抵江北其地曰樅陽樅陽距桐一百二十里猶賒是夕憶故令李君作詩二章悼之明日迤北行問先生墓先生歿之歲既寔矣已而其兆多沙水法曰非宜又移其櫃南灣猶停淺土於是拍墓行過午雨宿楊灣明日又雨過孔城宿福興寺又明日辛亥雨抵墓哭之哀先生五子長應宿孝廉次應宸應寰



應賓俱博士弟子孫恭人出家少應宁才九歲  
今恭人陳出俱候余墓次明日霽治奠事又明  
日奠并祭孫恭人初余別南陵問余何時還余  
曰墓下七日南陵笑曰此不亦於鬼情適於人  
情乎哉余不荅而行及墓欲自炊諸公子不能  
許也即茲三日固已騎行膳矣先生為人簡澹  
古朴不喜紛靡余寔似之余遂不能安又念宜  
一揖陳恭人不乃微闕於是辭墓入城是晚陳  
恭人餉我而赴章令君寔先明日午四公子餉  
我遂行少予送我十五里坊余下手其手戒以  
勤學必若我先生之為貴官人也喜唯唯而別  
晚宿楊灣孝廉諸君俱至明日猶依依不忍別  
余固辭之乃別明日遲樓船樅陽又明日渡江  
迺夫蹈義古則何人不曰過者信表需者事賊  
迺余一淹至此且亦胡便之俟又姑以解於縣  
道諸君之續爾煩也斯媿於徐孺子之風遠矣  
余嘗自名臃腫寡所當於曹偶時時用自誚斯  
役也益信茲名果不爾爽矣



記四首

游九華山記

歲甲申四月余既走桐城畢吊事即以浴佛日  
甲寅發桐城又三日渡江明日戊午由池陽指  
九華行往余入桐輒以九華為左次曰必憩此  
於是池州守廬陵劉公謂余若必登九華者必  
先登五溪亭即一覽可盡及是六十里至五溪  
登亭望馬時風日清夷景色益妍真若青蓮燿  
燿飄動雖去之三十餘里猶不禁飛舞來就吾

襟裾也遂取道六泉口凡五里峭壁迤吾左肘  
浮沙滿塹水迂曲走吾右是兩崖前束若行峽  
中既出峽平疇繁廡多著姓屠者白堊相望林  
麓間自此至九華廟九華諸峰盡羅立道周若  
迓余輿與之階惟恐稍旋折失之已至老田十  
五里暝矣遂假昊奉常書舍止焉明日奉常二  
弟太學子餉我乃行十里渡伏龍橋易輿上至半  
霄其寺僧候道左而令二童提香燭六七童奏  
雲璈前導視之則皆髻年祝髮者也里許道忽



中狹曰小僊橋半里許為碧霄亭道又忽中狹  
而稍長曰大僊橋已至望江亭北顧大江造嵐  
氣濛之東顧則天柱雲門二神五老諸峰莫不  
傍輿而驅已由玄覽亭南下四山圍環中奠一  
禪林為化城寺寺僧幾四百人田不盈千畝然  
僧寮弘敞飛甍相屬僧亦自稱也曰池瘠郡何  
為埤益我者新都人耳似然遂東謁李謫仙祠  
猶獲棲神焉西謁陽明先生祠以近毀海內書  
院是祠遂鬻之民間改先生像設為如來供池

州守劉公議且還其舊云已由玉香諸亭登地  
藏塔殿地藏姓金氏名喬覺新羅國人事具誌  
中而獨乞地事不載初地藏脩習東巘久土人  
閔欲齋之地地藏謝不願齋願得一袈裟地耳閔  
曰和尚發願何者不可明日以袈裟冒之幾四  
十里盡閔之地閔慨然付之地地藏謂為善士不  
可無報舉家悉成證覺去今寺即其故址祀閔  
檀越主云地藏既涅槃歲歲於其誕日前後發  
五色光山上曰神光嶺僧前指曰此其是問五



欽松曰無矣即旁蘖一枝亦無復存者乃誌猶  
云爾者何已風大作還宿西方丈明日上晏坐  
巖即東巖路逼側不似昨路猶稍夷凡十五折  
而南至巖蓋地箴脩行所後而屋懸崖上若槽  
巢然大風至鍊瓦為飛崖前絕壑為舍身巖稍  
東為閔茶園已行巖間讀陽明先生所書周金  
和尚偈問白塔穴僧指曰此問龍女泉曰於誌  
在塔殿後余謂誌非是地箴苦遠汲迺猶汲十  
里外安賴龍女乎必在東巖無疑也登其巔指

點諸峰問僧此五溪亭不見者邪僧曰非也問  
天台峰所由曰尚遠指前山傍鉢盂峰而立者  
石和尚邪從此至天台不遠矣蓋余所攀躋皆  
內山諸峯勝者皆外山即諸峰亦不正值頃之  
下北行過插霄峰路陡峻足不得憑呼健夫兩  
人掖之行且行且顧顧目則失足顧足則失目  
是時諸峰若紫纒諸壑若翠濤直欲乘風凌之  
而諸童猶用梵曲下上我下我蕭鼓若韻吾趾  
上我蕭鼓若霄半真忘其足之疲也已過摩空



巖文人文集 卷二  
嶺巨石如象前其石新舛摘星亭一僧邀余西  
下入其菴曰水月菴更北上至一中亭亭盡圮  
正值天柱雲門之神五老諸峰下視龍池凡五  
指虎洞往嘗有僧居之虎避去僧西域人無姓  
字不通語言絕瑩茹淡赤體披一混元衣時時  
用香燼拭體曰浴矣夏尤愛火赤足不攝履即  
行棘刺間甚捷目敵太陽不瞬蚤起注視至日  
西傾乃罷有餉之則吹犀管吹吹有聲以為佛  
許我也就食之否則去之有叅之輒知其人好

惡好則用大指荅之否則以小指近郡好事者  
日就問義諦不勝煩聒遂宵遁此豈所謂未脫  
煩惱障者邪然亦令人愕眙矣徘徊久之乃下  
再北始覩五溪諸峰不覺失喜何相見晚也又  
下至甘泉書院遂還寺初余發池陽柯中丞諸  
子孫送我齊山謂余齊山可登不足玩九華山  
可玩不必登余頷之及是果然故行而與之遭  
盡五溪諸峯登而與之遭盡天柱諸峰然五溪  
所見止雙峰獨峰與四峰耳上下蓮花及九子



又不在行於是明日下山循望江亭而北則五  
溪諸峰又若追隨我已抵老田就吳太學餉已  
過石龍口渡西洪嶺半遂觀上下蓮花峽間過  
嶺見九子嶺盡又見五溪諸峰迺五溪亭以面  
西洪嶺忽以背跡標槩固不同入青陽坐御  
史府中猶顧我府中明日發青陽二里許猶顧  
我道上夫培塿猶足寄興况茲秀特然直外景  
勝耳顧所謂幽邃或不在此何者以地藏故而  
福田集以孔道故而騶唱集即欲避人其將能  
乎按誌諸峰無慮百數諸蘭若無慮十數今余  
所窺歷止化城一區安知不有勝此者昔李謫  
仙乍慕之不能久與慶陽明先生歷覽至一月  
餘然亦不能處也其費拾遺乎世有其骨願枯  
其炎燭在曲突間煇煇不休者吾固謂幽邃乃  
始死斯曹也若夫所謂外景勝者庶足盡茲山  
矣

重脩提督操江都察院記

提督操江舊無公署



高皇帝時賜副僉兩都御史第宅於是兩都御史即廳事治事維時國家威稜震耀萬里若塹無專勅重臣提督江防者提督江防自既都北平始是時糾虔務簡而供衛慮深於是厓壘書屬副或僉院一人專督操江無巡江事則操江者即賜第視事迨且一百八十餘年矣嘉靖丁未山陰周公始市地太平門之東躬操江院署居焉歲甲寅島夷煽颶闌入畿輔諸郡或受大創於是開州史公又前市地為營以栖簡

習諸甲士桐川城盛公繼之顏其營曰太平自周公逮盛公皆不居其署即視事於是虞賜第勿居凡十有二年而為歲戊午洪都魏公復居賜第而虛太平署勿居者凡二十有一年而為萬曆戊寅秋宜城胡公謀於蒲圻汪公請羨鏹葺新之成可半有強繼以今年秋始畢工規制一因山陰公之舊而益恢其袤中公署則公署益凡若干楹左私第則私第益凡若干楹前營則營再市地居列校之供事者益又若干楹則既



拓輪魏與敞於舊觀於是胡公擬徙居之而屬  
余記夫留都曷重哉重備也備有三一勲舊鎮  
守二本兵叅贊機務三都御史提督操江俱稱  
重臣顧鎮守叅贊之為備也博而周操江之為  
備也專而著其道均貴之乎豫而操江之績用  
更道迅矣自古大江截限南北然或猝駭飛渡  
技不及施卒以中敵英雄藉江為國則藉江為  
守其形勢固爾况留都根本重地陵廟在焉  
吾觀近輯江防書所稱要衝京南圖北三江口

次京口瓜洲又次儀真天寧洲上漸于鄱陽下  
放于海又南至于朱方于毗陵于吳淞北至于  
淮于徐衡縮無慮一千五百里募府坐而臨鎮  
之無論天錢所歷所不及歷其於防厝意甚警  
夫留都吳越楚蜀梁齊所走集其奸民或用崔  
葦葦假息潢池則防或用鹺從群不逞白晝橫行  
則防比歲島夷乘海波四躡遂薄都城若無人  
乎內地則防是故操江都御史者其守在江以  
內而其威稜在萬里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農文公集卷二  
以康四海是故軍事有必聲有必實茲役也蓋  
曰為之聲以懾蠻貊於無為之實以障輦靖於  
有作衛社稷永殿我

天子之邦君胡公再輯材成署再拓地成營其  
繹於斯旨深乎夫拘孿不宰議珍域不輻功謂  
賜第必於一不遷謂新署必於遷皆非洞事之精  
而觀於其一至顧夫蒐舉壯略孔壘皇靈於太平  
營有極惟焉於營也宜則於署也宜是故山陰  
公能肇事一而胡公能遂事

高皇帝赫赫行天若曰二臣能恪於防道矣余  
身覩公勤成斯事樂為記之使考憲臧者知公  
是舉蓋皇略之勝圖云

### 大雅山居記

涪谿呂先生既解泰興令歸而更其別墅所謂  
有待軒者而名之曰大雅山居前是余嘗存先  
生是軒喜此久遠惡乎勞是軒也待先生哉及  
是余又過而存先生喜果矣軒之意甚盛矣主  
人歸矣雖然吾聞之行蘄於家尊言蘄於家安



茲之名曷所選焉而舉之先生曰吾何義之能  
裁哉聊以吾適也夫人觸之而暫為寄據之而  
長為守均適也顧有雅不雅耳夫吾於世安所  
取澆澆為而世於吾安所取一疾虛為故吾暨之  
偶然而視之若無石也委累爾非其培樓之謂  
也水也委潤爾非其汪澹之謂也亭也榭也樓  
也委休爾非其屠廡之謂也人有言絕跡易無  
行地難吾豈能厝足於虛空而與太清謀哉外  
象交作而神與乎同是故吾耳因是吾目因是

吾歲月因是而以送吾之餘齒而已余曰義此  
而盡乎先生望然而吁然則先生固多不畢之  
旨矣請遂言之先生曰吾且言今人乎多刺譏  
言古人多泥疑余曰儻得以吾之喙而代先生  
之吻乎今天下胡喻沓爾也仁滿於睚睫義激  
於肝膽禮周於股腳信載於頤頰以為其誼至  
高顧夫周心不宰平志不緣其本既撥而何枝  
葉之又云故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以求處情過行勿率以求處厚是故入寧出寧



恬淪篤穆以一為宅而以生滅為迹覽絃垓無  
乃其鴻濛主也微微劫無乃其希夷藏也測經  
入無乃其混沌聖也此之謂道藩故曰激之不  
清濁之一不濁其在清濁之間者邪勿察察而明  
勿物物一向晦其在明晦之間者邪未嘗以甘道  
臨之而之乎酒未嘗以苦道臨之而之乎利未  
嘗以飽道臨之而之乎詔未嘗以饑道臨之而  
之乎弛也立曰吾惡取乎多涅爾吾其與時屈伸  
而守吾之大中此其為稍稍異俗者邪此其為

稍稍無田與俗者邪嘻風也邈矣吾安得古之如  
所謂元七十人者而與之遊厥初乃未幾其人如  
春矣又十不幾其人如正月矣正月已孳也春猶  
蠢也如二九年將無母也不可幾得也何者吾誠  
不名一世則而何斯之可方彼夏之日誠不得班  
於冬之一日然已有方矣故斯道良千載不近也  
乃所庶幾則萬石君丙吉丞相疏卓兩太傅魯  
司徒諸君或自以質之或自以識之或自以量  
之故曰大制不割大音不奏大樸不斷大美不



和今之，人醜而已安取明水先生曰有是哉茲  
名之待吾子而愛也久矣吾子記之余曰唯唯  
呂先生名炯字心文泊味而約脩棘徐在秩寬  
然自命似前諸君所謂質之者今泰興三月棄  
之去余嘗詠歌其事比之陶靖節先生夫靖節  
先生非大雅人乎道有良千載不近而事有千  
載良近不當引竝伊人邪因併記之

日省軒記

上蔡四洲劉先生築軒於其居之後凡四楹既

成顏之曰日省軒蓋歲丁丑冬某月也越十有  
三年己丑春正月先生屬寅記之寅於魯論見  
曾子輿氏嘗日省也吾道大矣子輿氏唯日省  
故得聖人之精與仲尼嗣興永輝斯道古之人  
有言惟道集虛惟省乃虛惟日省然後集於虛  
請問先生惡乎省哉先生曰某寡殖之人也無  
素於積而垢是繁是故任口而出之及其悔之  
矢已脫於檠矣馮臆而加之及其悔之簧已發  
於匏矣世之高明之士以蟻鼻之缺而捐無價



之純鈎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豈少乎哉  
况余之不勝日也而詬彌章詩云相在爾室尚  
不愧於屋漏余將以求釋吾愧也其何道之繇  
矣盖余從庚辰釋褐觀臺政其時先生為臺史  
端凝簡重不以稜厲拒人而以平直率人吾見  
先生有翕日無張日也及茲再來關中則益務  
孜孜居之以靖愨穆然如有所珍不欲自裸又  
見先生之有恬日無恚日也豈其省焉而得之  
夫目短於自見故藉於見見心短於自防故藉

於防防金匱論黃帝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逮  
朝夫神聖且猶然矣何者一日之間物之求我  
者何限稍不檢押將有濶誕自恣而不可止輯  
者是故纖滓不蠲則貞白不備精瑩不積則芳  
烈不宣故膚學者辯口而取給髓學者潛神而  
務完由是言之先生所省可知已昔者漆雕開  
未信不欲仕聖人亟與之程正叔問顯道奚事  
曰吾去矜也夫聖人之赴道也如嚮甘馨不食  
其旨不已其去非道也如不共仇讎不勝其敵



不巳是故知省然後知所去知所去然後知信  
知信而後庶幾於道無少類也漆雕謝二氏皆  
蔡人其所脩習與先生名軒之意合謹繹之以  
終其義云

由文人文集卷之二

書記周禮



書